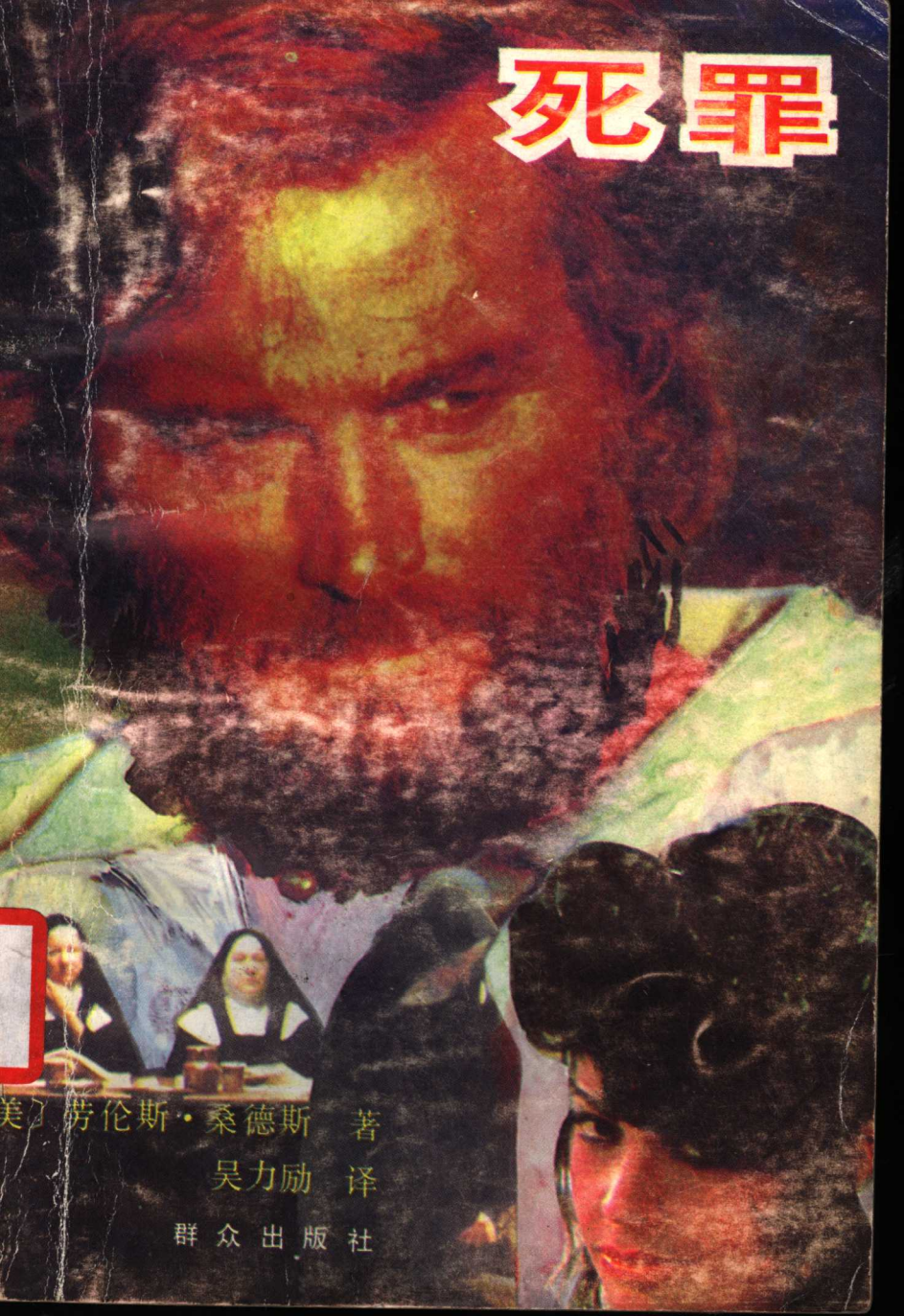


死罪



美 劳伦斯·桑德斯 著
吴力励 译

群众出版社

I 712.45
8032

死罪

〔美〕劳伦斯·桑德斯 著
吴力励 译

9206393

一九九二年·北京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3 号

责任校对 程春燕

死 罪

(美)劳伦斯·桑德斯著 吴力励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西 安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49千字

1992年 2月第 1版 1992年 2月第 1次印刷

ISBN 7-5014-0829-7/I · 261 定价：5.80元

印数：00001—10000册

内 容 简 介

克里斯托斯是个非法布道者，自称是耶稣的兄弟转临人世。他是个酒色之徒，借布道骗取钱财，与两个女徒弟终日淫乱的同时，还与包括副总统夫人在内的几乎所有女信徒发生关系。他似乎知道人们过去的隐私，能预见某些未来的事，并神奇地为人、畜治病。他治好了总统儿子致命的血友病，取得总统信任，得以操纵总统，营私弄权，推行政教合一的治国之策。白宫助理托林格为国家命运担忧，又因此人勾引了他仍钟爱的前妻而气愤，对其恨之入骨。他几次与此人交锋，但均遭失败，最后不得不借助克格勃的力量杀了此人，但他也身陷囹圄，失去了一切。

目 录

第一部

1. 女人说：“我信仰您，克里斯托斯道友。” (39)
2. 总统的麻烦 (11)
3. 第一夫人要见克里斯托斯道友 (19)
4. 神秘的会面产生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29)
5. 忠实的托林格找到了最棒的侦探林德伯格 (36)
6. 副总统的助理同时为苏联人服务 (44)
7. 危险的决定 (54)
8. 林德伯格的第一个发现 (56)
9. 初次交锋 (58)
10. 克里斯托斯的魔法慑服了珍妮弗 (66)
11. 戴维营的奇迹 (72)
12. 副总统抓住了把柄 (83)
13. 林德伯格的第二个发现 (87)
14. 分歧 (91)
15. 苏联人打算怎么办? (94)

第二部

16. 克里斯托斯来到了华盛顿 (101)
17. 托林格的感觉 (107)
18. 埃米莉——又一个被征服的女性 (114)

19. 林德伯格的第三个发现	(120)
20. “这个人很危险！”白宫办公厅主任说	(123)
21. 两个荡妇——克里斯托斯的地狱	(130)
22. 如果克里斯托斯成为总统	(133)
23. 他终于是一次真正的阴谋中的演员了	(137)
24. 道友与总统	(142)
25. “你迷途了”	(147)
26. 白宫内部的不安	(150)
27. 一个女人逃走了	(155)
28. 阴谋不再有趣	(157)
29. 副总统夫人	(165)
30. 林德伯格的第四个发现	(172)
31. 古怪的午餐约会	(176)
32. “您愿意在林肯房间中睡觉吗？”	(182)
33. 上帝的权力	(186)

第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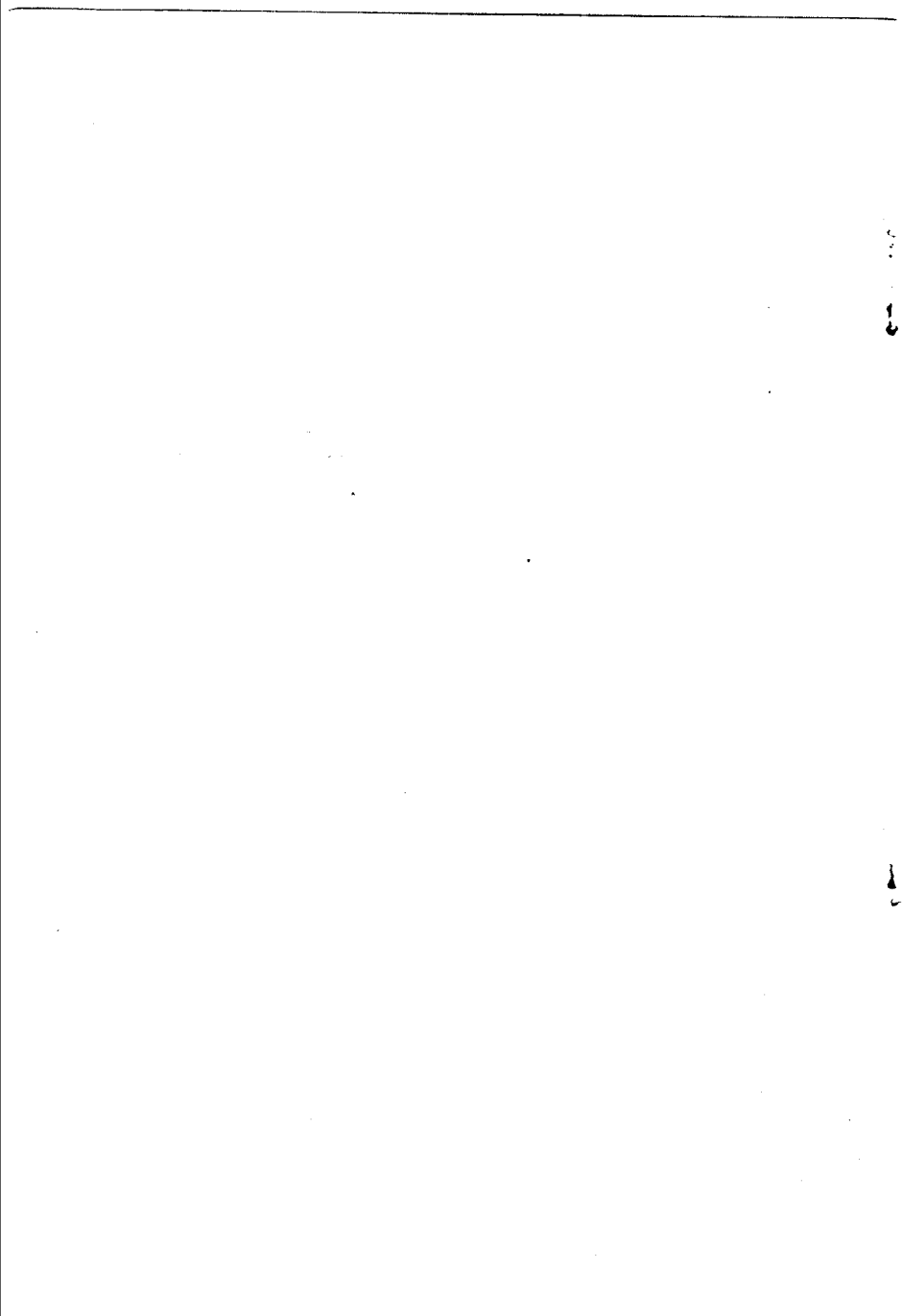
34. 总统出现在电视上	(199)
35. 又一个女人出场	(202)
36. 林德伯格的第五个发现	(206)
37. 失意的托林格	(209)
38. 苏联人的暗示	(212)
39. 有趣的建议	(215)
40. 副总统夫妇的争执	(221)
41. 道友自己鞭打自己	(225)
42. 侦探的计划	(230)

43. 道友和女议员	(240)
44. 秘密会议	(245)
45. 苏联人不高兴了	(251)
46. 好色的道友竟然坐怀不乱	(252)
47. 上帝的要求	(260)
48. 他让世界目瞪口呆	(263)
49. 道友的想法	(267)
50. “他拒绝过100万元呢！”	(274)
51. 暗杀是奉承的最诚挚方式	(283)

第 四 部

52. “我要和他离婚！”	(291)
53. 计划中的谋杀	(295)
54. “不要欺诈,免得你被欺诈。”	(303)
55. 要把苏联人也拉进来	(306)
56. 白宫内的密谈	(312)
57. “你去干掉他”	(316)
58. 死亡的预感	(321)
59. 未来的第一夫人	(325)
60. 窃听	(328)
61. 等于是诀别	(341)
62. 遗嘱	(345)
63. 谋杀的车轮开始转动	(348)
64. 这出笑剧已经演完	(355)
尾声	(366)

第一部



1. 女人说：“我信仰您，克里斯托斯道友。”

从华盛顿通过马纳萨斯到库尔佩珀，道路渐渐地变窄了。再向南到古奇兰，从那儿，一条笔直狭窄的小径深印在闪烁着白霜的杂乱的田野上。空中飘浮着白中泛蓝的月亮和寒冷的星星，刺骨的冷风吹着。

在那些人们已经忘却的日子里，这里曾是一个烟草仓库，如今仍然保留着那股浓烈的气味。破裂的晒干架倾斜了，寒风从木板墙缝中透了进来。它的周围停着十几辆汽车、一辆小吨位运货卡车和两辆摩托车。仓房内，信徒们穿着长大衣、风雪大衣和毛皮大衣蜷缩在粗糙的长凳上。

那儿有一个临时的讲台，是用砖头支撑着一个大木箱搭成的，上面摆着一个小木箱，用一小块破丝绒盖着，充当布道台。煤油灯闪烁着，灯芯冒着烟，影子晃动着。一条白毛的狗颤抖着，靠紧台上的那个男人蜷缩在那里。

克里斯托斯道友^①说：

① 此处原文 brother 一词既有兄弟之意，也有道友的意思，用于此处，既说明克里斯托斯欺骗人的宗教身份，又指他妄称自己为基督的兄弟。——译注

“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模样创造出来的。圣经上就是这样写的。既然上帝没有罪恶，我们也没有罪恶。男人和女人都是神圣的。唯一的地狱就是抗拒你们的意志。”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身材粗壮，穿一件粗麻布道袍，用一根绳子扎着，一丛蓬乱的连鬓胡子遮掩住双颊和喉咙，中分的油污的头发像粗硬的翅膀一样分披在他的两肩上。他的手指甲很肮脏，赤裸的双脚满是污垢。

“如果你不能接受你生存的痛苦，”他说，“你们应该相信我，因为我将给你们恩惠与涤罪。我将承担你们的罪恶和罪行，你们的罪孽和秘密的邪念。我与上帝同在。要相信我，我将洗净你们罪恶的灵魂。”

他的声音平板，没有起伏，而那双眼睛是瞪着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地转着头，盯着他的每一个教徒。那双眼睛放出的光比火还要炽烈，简直能使物质熔化和焊接起来。

“你们将要得救，并成为完人，”道友克里斯托斯说，“变成高高兴兴的、无辜无罪的、清清白白的、自由自在的人。把你的悲伤和欢乐都交给我吧。因为我与上帝同在，通过我，你们将进入天国。”

他迅速地画了一个十字，向大家祝福，然后从台上走了下来。那条白毛狗紧跟着他，朝挂着本色布门帘的门口走去。只一会儿，人和狗都不见了。

两个穿着用缝补过的白被单做的罩袍的年轻女人拿着没有盖儿的雪茄烟盒从这些教徒中走过。人们将硬币和钞票扔进盒子，作为捐助。信徒们竖起衣领，戴上手套，慢慢地都离开了。

一个裹着长貂皮大衣的中年妇女留了下来。她向一个助

手说了一两句话。那个助手点点头，向仓房后面遮着帘布的门口走去。他走进一个简陋杂乱的房间，这儿以前是停放运货马车的地方。一个鼓肚火炉冒着红红的火，屋里烟雾弥漫。

“有一个女人想和你谈谈，”那个助手报告说，“大约 55 到 60 岁，貂皮大衣，鳄鱼皮手袋。我以前从没见过她。”

克里斯托斯从那皱巴巴的帆布床上起来，站在一张盖着油布的桌子旁边。门帘被拉到一边，那个女人蹒跚地走了进来，尽力想微笑。

“克里斯托斯道友，”她声音颤抖地说，“谢谢您接见我。我希望您能帮忙。”

她的目光被他那炽烈的凝视盯住，无法眨动，也无法转向别处。

“勒诺尔·马丁利太太建议我来见您，”那个女人继续说，“您治好了她的周期性偏头疼。她相信您。”

“是吗？”他用那种单调的声音说，“她有信仰了，我无法忍受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您有信仰吗？”

“噢，我有，我真的有，克里斯托斯道友。您今天晚上的讲道是我听到过的最有启发性的话。我以后还要来。”

她是个粗壮而病征明显的女人，面色憔悴。她三只手指上都戴着戒指，并且都是大块儿的钻石。

“这儿太热了，”她说，脸上的微笑显得紧张不安。“我可以脱下大衣吗？”

他没说话。她耸着肩脱下了貂皮大衣，把它拢好搭在手臂上，他并没有帮忙。她里面穿着一件黑色丝绉绸连衣裙，一串宝石项链悬垂在柔软的双乳之间。她脚上穿着高跟漆皮鞋，身子在摇摆着。

“您叫什么？”他问道。

“凯特·唐利。凯瑟琳·唐利太太。我住在特区。我丈夫是政府的一名律师。”

“您来见我是因为您很痛苦。身体上的病痛？”

“对。有时太糟糕了，我都无法——”

“是您的双膝，”克里斯托斯道友说，“那病痛在您的双膝上。医生们无能为力。他们告诉您那是关节炎，而且开了药。但是，药力逐渐无效，病痛又复发了。”

她很惊异：“您是怎么知道的？”

他摇摇头：“我无法解释。”

他从她手里拿过貂皮大衣和鳄鱼皮手袋，把它们扔到桌上。他拉过两把木椅，面对面放好。他们坐得很近，膝盖几乎碰到了一起。他的麻布道袍敞开了。她看见了他那赤裸的双腿，上面有一条一条的棱纹、伤疤和浓密的汗毛。她闻到了他的气味。

他向前俯身，把她的双手握在手里。

“看着我的眼睛，”他命令道。

她服从了，那强烈的光线使她直眨眼睛。

“您信仰我吗？”

她点点头。

“说出来，”他命令道，“说：‘我信仰您，克里斯托斯道友。’”

“我信仰您，克里斯托斯道友。”她重复着，面孔扭歪了。

他放开了她的双手。他撩起了她的裙摆。她的袜子是黑色的，几乎不透明。

“脱下您的袜子。”

“那——呃，不是袜子，是连裤袜。”

“脱下来。”

她站起来，将手伸到裙子下面，把连裤袜脱下绕在脚踝周围。她又坐了下来。他又撩起她的裙子。她赤裸的膝盖是红肿的。

他抬起头，用灼人的凝视重新捕捉到她的目光。他紧握住她肥胖的双膝。他的双手很有力，皮肤很粗糙，手背和手指上满是拳曲的汗毛。

“您要有信仰，”他告诉她，“让您对我的信仰增长吧。我将承担您的痛苦。您的疾苦将从您身上流到我身上。随着您的信仰增长，对您的惩罚将会变轻。信仰我吧，信仰我吧。”

他说着，眼睛瞪大了，直到她感到那刺人的凝视像火炉一样热、一样红、一样灼人。

他抚摸着她的双膝，砂砾般粗糙的手指向上，向她柔软的大腿内侧移动着。

“没有罪孽，没有过错，”他拖长了声音说，“您是按一种神圣的模样创造出来的，没有错误。您可以无所畏惧地做您想做的一切。您的痛苦不会马上停止，但随着您的信仰增加，您身体中令人绝望的事物将会减少。把您自己交给我吧，肉体 and 灵魂，您的疾苦将会消失。”

她的眼睛眨动着，然后闭上了。他的声音单调沉闷地继续着。她似乎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隐约听见的。她感到那些幽灵般的手指抚摸着自已，她的大腿被紧握着，抚弄着，而后那双手游走了。

她睁开双眼，再次面对着那股凝视。

“我是灵光，”他告诉她说，“到大地上来指引那唯一的道

路。您信仰我吗？”

她点点头。

“说出来。”

“我信仰您，克里斯托斯道友。”

他站起来，离开了。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把连裤袜提起来。她穿上了毛皮大衣。她在手袋里掏着，数出 100 元的零钱放在油布上。

“这些够吗？”她焦虑地问。

“那并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你是否有信仰。”

“我可以再来吗，克里斯托斯道友？”

他耸耸肩。“如果您愿意的话。”

她走了。帘子拉上以后，他向固定在仓房板壁上的一个破橱柜走去，拿出了一瓶伏特加。他把它放到嘴边，喝了两大口。然后他往地板上的一只铅盘子里也倒了一点儿，于是那条老狗振奋起来了，走过来贪婪地舔着。他的助手们端着捐钱的盒子进了房间。

“将近 46 块，”她们中的一个报告说，并让克里斯托斯看一叠钞票和一把零钱。“你的进展如何？”

他朝桌上的钱做了个手势。“100 块。珀尔，明天上午把卡车弄到城里去，加上油。我们还需要伏特加。”

“还有食物。”阿格尼丝·布里特尔维特说。

“还有煤。”珀尔·吉布斯说，“还有点灯的煤油。我们什么都需要。”

“上帝会供给的。”克里斯托斯道友说。

炉子上的一只铅皮大浅盘里热着成磅的烧排骨，还有一些去皮的带斑点的熟马铃薯。旁边有一块没切成片的黑面

包。

克里斯托斯道友和珀尔脱下了罩袍。克里斯托斯穿着皱皱巴巴的、有不少油污的发灰的衬裤。那两个女人穿的是紧身短棉毛衬裤。她们的胸部赤裸着。

他们贪婪地撕扯着那些排骨，把整个的马铃薯塞在嘴里，撕下成块的黑面包来擦嘴唇，而后再吞下去或扔给那条正等待着食物的狗。

三个人都喝伏特加，那只酒瓶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他们吃喝的时候只有那两个女人说话。克里斯托斯俯身在他的食物上，低着头，不时地把一块块软骨吐到地板上。他拼命地吃着咽着，用又硬又黄的牙齿把油腻腻的猪肉从骨头上撕下来。

那两个女人同样贪婪地扑向她们的食物，但她们有时停下来谈论对出席这个集会的人们的看法。他们大口喝着伏特加，以此冲下那些食物。马铃薯吃完了，那些烧排骨变成一堆干干净净的骨头，扔在地板上，留给那条狗。克里斯托斯坐起身来，招呼珀尔。她大摇大摆地从椅子上起身，坐在他的膝盖上。克里斯托斯抚弄着她的乳房，用空着的另一只手招呼另一个女人。她绕过桌子，站在他的椅子旁边。

阿格尼丝是个粗壮的女人，双乳下垂、大腿松软而富有弹性，没有腰身。克里斯托斯把手伸到她的罩袍下面，她紧贴着他，双腿分开站在那儿，抚弄着他的头发。

他把她推开，站起身，把珀尔从膝上扔了下去。他把那个伏特加酒瓶凑到嘴边喝了一大口。他赤裸着滚到帆布床上，向那两个笑着的女人展示着自己。

珀尔也来到帆布床上。阿格尼丝停了一下，从旁边的一个煤斗里铲了一小铲煤添进炉子里，而后脱掉了紧身短衬裤，贴

着帆布床跪了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热气、燃烧的煤、食物、伏特加、汗的气味和难闻的臊味，让人很讨厌。

克里斯托斯像只因兽一样呼哧着，抓扯着。他使用着他那粗暴的力量。他蹂躏着她们。

一直持续到午夜，一直到酒喝光了，激情耗尽了。他们瘫软的肉体无法在那蒸汽腾腾的地狱中冷却下来。他把那两个女人踢到一边，摇晃着站起来，赤裸着从后门走到了外面。

那两个女人摇晃着起身，穿上了白罩袍。

珀尔问：“他在哪儿？”

阿格尼丝说：“外面。”

珀尔问：“在厕所？”

阿格尼丝回答：“我不知道。”

珀尔说：“也许他昏倒了。”

阿格尼丝说：“决不会。”

珀尔说：“也许我们该去看看。”

她们走到外边，寒风迎面而来。

“他在那儿，”阿格尼斯说，“在那个斜坡上呢。”

她们看见他裸身跪着，低着头靠着一棵黑色的不再结果的老橡树，他的双臂紧紧地搂着那棵粗糙的树木。看上去他很渺小，而且无能为力；在月光下，他的身体泛着白色。

“他在干什么？”珀尔问道。

“祈祷。”阿格尼丝说。

珀尔笑起来。“他疯了。”她说。

阿格尼丝向她急转过身。“不许你那样说，你这个愚蠢的臭女人！”而后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但我们的确很开心，是